

# 国乐辉煌

## ——记中央民族乐团“国立克里姆林宫剧院”音乐会

张振涛



“国立克里姆林宫剧院”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周遭一簇簇东正教教堂的圆形金顶之中。由中国外交部、文化部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文化部联合主办、中央民族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既是外交活动，也是文化活动。拥有5000个座位的观众席两侧，用彩灯铺出两国国旗，舞台上横幅中俄两国文字“《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10周年庆祝音乐会”。虽然场地巨大，但音响设施极佳。庆祝仪式于6月17日下午5点开始。

民族管弦乐《庆典序曲》的爽朗情味与多媒体画面中飘扬的大红绸子，让喜庆气氛漫卷全场。第二支乐曲是由俄罗斯指挥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延科执棒的《俄罗斯民族管弦乐版的格林卡歌剧《鲁斯兰与留德米拉》序曲。毋庸置疑，音乐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两国艺术家的合作。民族管弦乐与俄罗斯三角琴（巴拉莱卡琴）演奏家安东·茹科夫合奏的俄罗斯乐曲《货郎》，瞬间把音乐会气氛推向高潮。乐团到达莫斯科后，仅有一天排练时间，语言自然是最大障碍，但音乐家自有一套沟通方式。改编者赵东升拿起总谱边比划边唱，音乐超越语言的神奇便充分体现出来。中国弹拨乐器与俄罗斯三角琴，同样具有撩拨人心的颗粒性音响。短小前奏中柳琴和中阮的“大珠小珠”飘落时，观众已经陶醉于熟悉的浪漫颗粒中了。中国乐器最丰富的弹拨乐器再现俄罗斯的相似音响，使旋律充满妩媚。每次三角琴的点击都像一组响亮的鼓点在乐团中心敲响，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呼

应，摇为一片铺天盖地的落珠。俄罗斯大提琴手斯塔尼斯夫·杰格佳廖夫与李源源共同演奏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让22岁的俄罗斯小伙子了解当代中国流行歌曲，确实有点难度，但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告诉他，大提琴与二胡对话，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对话，就是《天鹅湖》中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对白，金发碧眼的小伙子瞬间领会曲意，与李源源双双“入境”。当二胡与大提琴的白色琴弓向一个方向拉动时，中俄文化的界限不复存在。

乐器和组合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独特音响和情味，是中国人表达心声最直接、最深情的方式。俄罗斯人也是通过这些音色认识中国的。笛子独奏《牧民新歌》（王次恒），琵琶独奏《送我一枝玫瑰花》（吴玉霞），冯子、啜鸣与乐队《美丽的雪山》《雪山》《牧民新歌》（王次恒），琵琶独奏《送我一枝玫瑰花》（吴玉霞），冯子、啜鸣与乐队《美丽的雪山》《雪山》《牧民新歌》（王次恒），都让俄罗斯观众深度领悟中国式的倾诉。

皮亚特尼茨基国立模范民间合唱团表演了俄罗斯民歌《伏尔加河峭壁》和舞蹈《嗽，我起得有点早》。小调和声具有的深沉和略带伤感的凝重，具有沁人心脾的穿透力。记忆中的俄罗斯文化总与一批伟大音乐家的名字和风格浓郁的俄罗斯民歌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相当程度上源自没有国界的音乐，也可以说，中国人的俄罗斯情结总与音乐紧密相连。这些歌曲让剧场里的中国观众领略了主人的情怀。

音乐会最后一曲，是中央民族乐团为皮亚特尼茨基国立模

民间合唱团伴奏《卡林卡》。此曲在俄罗斯有口皆碑，如同《鲁斯兰与留德米拉》序曲，形神若非惟妙惟肖，便会招致东道主对做客团体整体水准的怀疑，尤其是在听得见心跳的距离。全曲速度变化自由，忽快忽慢，散起后迅速加至急板。中国音乐家不负重托，高吟长咏，循声而节，奉上接下，如影随形。中国乐队、俄罗斯合唱团，交相辉映；俄罗斯声乐、中国音色，别具一格。最后，激动的俄方女歌唱家与指挥陈燮阳拥抱致敬。

我们常常疑惑音乐家是靠什么资源提高素养的，同台合作让人看到两国艺术家相互吸纳营养的渠道。中国音乐家认真倾听俄罗斯音乐家的演唱，俄罗斯音乐家则为中国同行真心鼓掌，携手比肩，相互倾听，默契到不辨彼此的程度。正如中方主持人耿飏与俄方主持人“俄罗斯人民演员”斯维亚托斯拉夫·贝尔扎相视时，两种语言的衔接和节奏，如同浑然天成。

文化交流是点燃艺术家生命之火的导线，许多文艺批评家点出评过知音时的昂扬精神和碰撞火花的现场感，在著名剧场，面对知音，同舟共济，与自家表演简直是两回事，这就是艺术家如此看重文化交流的原因。近些年来，两

国互办“国家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中有多项音乐交流，这些活动，生动亲切，影响深远，是把两国友谊推向最好发展时期的动力之一。这场音乐会就是落实中央关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具体行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国立克里姆林宫剧院的鼎力支持，使音乐会在主流场地产生了应有效应。

中央民族乐团纪念建团50周年的画册《锦瑟五十弦》中有两幅珍贵照片，那是1957年中国民歌合唱团（中央民族乐团前身）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首次为中国捧回国际比赛奖牌后的合影，中间站着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团长胡耀邦。50年后，国际地位和艺术地位已经今非昔比的文化使者再次站在同一地点。可以确认的是，两代音乐家同样充满了使命感和自信，他们不但把民族艺术阐释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而且技术上也把异国韵味模拟到绝不走样的程度。新生代见证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腾飞，历史重合之时，两代人就把国乐演绎得灿烂辉煌。或许，音乐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在一个相同地点的一场相近表演中，看到一个团体的前世今生。

### 艺术·视野

今年5月，为了庆祝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0周年，北京、上海以及苏州、南京等地都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5月12日，作为北京展演的一部分，浙江永嘉昆剧团的《琵琶记》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永嘉昆剧，又称温州昆剧，因受到海盐腔影响，演出风格上颇具南戏遗风。作为全国唯一的县级昆剧团，永嘉昆剧团以强大的演出阵容带给观众一场完全不同于传统昆曲风格的“另类”传统大戏《琵琶记》，使观众在现代化的舞美中感受到古朴的南戏韵味，这也是永嘉昆剧团20多年来第一次登上首都舞台。

永嘉昆曲起源于南戏，是温州海盐腔的直接继承者。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全国的戏曲市场急剧萎缩，永嘉昆剧团转为市场情况较好的越剧团。全团50多人，有的去了工厂，有的则回到农村，永嘉昆曲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一些老艺人虽然在各行各业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却一直心系永嘉昆曲。在他们的努力下，1999年永嘉昆曲传习所正式成立。当时，整个传习所的正式职员只有8个人，条件十分艰苦。在永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永嘉昆曲传习所改编上演的南戏古典剧《张协状元》于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上获得了第十届中国文华奖等多个奖项。2003年，永嘉昆曲传习所以再次以一出四大南戏之一的《杀狗记》参加第二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并获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永嘉昆曲的特殊魅力。

2007年，永嘉昆剧团恢复建制，终于从全国的“6个半昆剧团”的“半个剧团”晋升为“第七

团”。经过近5年的不懈努力，永嘉昆剧团复排了《琵琶记》、《十五贯》等多出大戏和折子戏并坚持展示性演出，培养市场和观众。同时两次向全国招聘演员，参加各种培训班，延请昆曲表演名家教学，永嘉人正团结一心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 永昆《琵琶记》：

## 「俗」得亲民、够味

王薇

《琵琶记》由元代温州籍作家高则诚所著，是历代戏曲出版物中流传最广、版本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巨作，被誉为“南戏之祖”。此次重新编排，也是永嘉昆剧团恢复建制以来第一部“本土”大戏，经历近一个月的编排，由上

海昆剧团表演艺术家周志刚指导，演员汇集老中青三代永昆人，用温州濒临失传的“草昆”艺术形式来演绎大家熟悉的“南戏之祖”，其文化意义不言而喻。具体来讲，相对于传统昆剧，永昆的《琵琶记》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唱腔独具特色。传统昆剧中的“唱”的分量很重，永昆也是如此。但和“一唱三叹”的水磨昆腔相比，永昆曲调明快，曲词通俗，不重曲牌，字多腔少，通俗易懂。这和永昆吸收了古老的海盐腔特色不可分割。海盐腔原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后逐渐消亡。其唱念以温州官话为基础，能够更为原始地展现南戏的古朴面貌。第二，整场戏分为8场戏加一个尾声，虽复杂但不凌乱，结构清晰，叙事简洁。和传统戏曲相比，永昆的《琵琶记》重叙事而抒情性较弱，故事性强，这和雅致、细腻的文人昆曲不同，更贴合民间演出，贴近百姓。第三，永昆《琵琶记》中的“蔡婆”由丑行应工，和传统以老旦应工不同，表演风格上有较大差异，如步法、身段活灵活現地体现出一个挨饿的老年妇女形象，并形象地控制气息和噪音，从唱念上模拟现实生活中掉光牙齿的老年人发音吐字，给观众以逼真的生活感。永昆还吸收了许多来自温州民俗生活的特色小细节，如“吃糠”一折中，赵五娘因吃糠被噎，永昆在这里没有按照常规的戏曲程式比如场面起乱锤、演员舞水袖等，而是在鼓和小锣简明的伴奏中，赵五娘做被噎状，赶快把碗顶在上头，用筷子敲击碗底儿，随即赵五娘一口糠吞了下去，拿起壶喝水送下，这一动作，更加贴近百姓的生活。

“中国戏曲生于群众、长于群众、养于群众，若没有人看，就可能死于群众。老一辈戏曲人的感情怎么传给观众？就是靠舞台。”温州市戏曲协会顾问尤文贵在纪念高则诚700周年研讨会上，再三提出用当代审美情趣弥合历史造成的观众断层。永昆的魅力就在于有着完整的故事和贴近生活的表演风格。这种永昆特有的“俗”，不是“俗气”的“俗”，而是“通俗”的“俗”。永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留南戏，留住艺术的乡土气和草根性，从观众中来，回到观众中去。一曲琵琶，唱响首都，不仅开启了永嘉昆剧的新时代篇章，同时也开启了南戏传承的新的时代。



永嘉昆剧团昆曲《琵琶记》

### 艺术·剧评

## “国母”形象的塑造

### ——浅评新编京剧《宋家姐妹》

胡薇

6月12日至13日，由北京京剧院创排的新编京剧现代戏《宋家姐妹》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该剧由陈国峰编剧、宫晓东和石宏图联合执导，迟小秋、张建峰、赵葆秀、朱强、杜喆、谭正岩等担纲，汇集了程派、奚派、谭派、马派的老中青三代优秀京剧演员，可谓流派纷呈，群星璀璨。

《宋家姐妹》作为一部纪念献礼剧目，并未止步于让领导和专家叫好的政治作品，而是力图排演广大观众爱看的艺术作品。因此，全剧精雕细刻，“历经磨难”，不仅是编剧先后九列提纲、十易其稿完成剧本，而且诸多名角甘当绿叶，在灯、服、道、效、化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大幕在胡琴和大提琴的相互应和中一经拉开，就给观众留下了好听、好看的第一印象。

### 以小见大

全剧视角独特，以1927年大革命危机为背景，围绕着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问题而展开宋氏家族的亲情与矛盾，虚实相间地描绘了宋氏姐妹间、姐弟间、母女间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所发生的故事。它虽然讴歌了宋庆龄坚决捍卫三民主义的伟大情怀，但全剧并没有落入一般纪念献礼剧的窠臼，而是着重于人物的情感，以小见大，以个人情境的窘迫、家族亲情的变化，来反映大革命的危机，折射国家的命运。

主创们选取了1927年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强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和开掘。因而宋庆龄作为绝对的一号主人公，没有被刻板单一塑造成概念化、理念化的刻板形象，而是让她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面临选择。在压力之下的选择，往往会更快、更好地让观众发现人物的本性。编导用宋庆龄最不愿面对、最难承受的东西，迅速地将她内心深处矛盾揭示了出来，让她直面自己内心的冲突——宋庆龄自开场合共产党人，选择了政治立场以来，就一直处在了亲人们的轮番“挤压”之下，不仅如此，在符合人物的性格和所处的情境的前提下，编导对妹妹宋美龄、弟弟宋子文、母亲倪桂珍、大姐宋蔼龄这4个人物分别来劝诱宋庆龄时的处理，也各有不同——他们分别以亲情、以安危甚至以名誉来“攻击”宋庆龄。正是在这种被她视同生命的亲情与信仰的反复碾压之下，虽然宋庆龄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但她坚持的力量越大，反过来打在自己心上的痛苦也越深。可以说，程派青衣迟小秋以其程派深沉婉转的唱腔，细腻传神地呈现出宋庆龄纠结、痛苦的心理轨迹，形神兼具地塑造出了一位外表端庄优雅、内心纯净、坚持共和理想、反对独裁倒退，如同菊花般

孤傲傲世、不为世俗所动，却又因不为亲人们所谅解而为情感所困的“国母”形象。

### 中西合璧

由于宋庆龄特定的身世和身份，她一直很喜欢听世界名曲。因此，不仅在舞台上一直摆放着一个留声机作为重要道具，而且主创们还设计了中西结合的音乐元素，乐队伴奏中增加了小型管弦乐团，将京剧、京歌、西洋名曲等和谐融合。比如，在宋庆龄播放名曲来镇定自己杂乱的心神时，杂糅了传统京剧乐器与之相呼应。全剧的舞美设计则以大小两个框架为主轴，虚实实地不断组合与变化，呈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符合戏剧发展的情境，又适合巡演所必需的简洁。

此外，全剧还借鉴了话剧的心理空间的外化等表现手法来丰富舞台呈现。比如，就在宋庆龄在母亲的恳求下几乎妥协、提笔欲写贺信之时，舞台后方两次出现红光，映射出哀鸿遍野的惨状，来劝诱宋庆龄此时家国不能两全的心灵挣扎与自我较量。正是对于亲情的渴望与重视、对于国家兴亡的深切责任感，使这位被岁月、被国事历练得早已内心极为坚忍的“国母”几乎妥协。再如，当亲人反目，大姐宋蔼龄以为小报绯闻作证来要挟她的时候，宋庆龄更感觉孤苦无依，维持她内心平衡的支点被动摇了。因而她在她踉跄跌倒后，全剧对于她的心灵幻觉加以表现，在这个心理时空，蒋介石、孙中山先后到来……在宋庆龄痛斥蒋介石、深

切表现对孙中山的依恋中，观众可以清晰地洞悉她对于信仰的坚持和再次坚定的过程。

不过，如何才能既继承传统、又能汲取现代戏剧的成果，一直是一个困扰中国戏曲和话剧界的问题。国人往往认为“破”不“立”，似乎只有彻底毁灭传统才能创造新的艺术；但是，新艺术往往又因缺失了传统艺术的培养而很快枯萎。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创新时会对传统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我们现在的戏剧舞台上，常常会看到一些作品，不是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传统方面入手，而是受到意识形态等方面方面的干扰，过于形式化，追求一种表面热闹的华彩，既没有关注内在的、真正作为戏剧艺术本身的应具有的、精神性的东西，也没有去寻求一些本民族传统心理、文化根基等方面的东西，因而缺少一种民族的和文化的积淀。这一点，可能是现代中国戏剧改革中过于注重外在形式的改变和现代化造成的。然而，长期忽视戏剧的灵魂，难免会逐渐失去根基。因此，“度”的把握十分关键。总体而言，戏曲长于抒情，以瞬间来展示细微的心境，以唱词的叙述来传达和描摹人物的心境本就是传统戏曲的专长，但《宋家姐妹》所运用的中西乐器的配合、多时空交错、人物内心的外化等方式，由于切近剧情、有利于彰显人物，同时也可以令更多的、原本不太熟悉戏曲的观众获得更为直观的感受与冲击，因此，也算是“笔墨随时代”的一次成功尝试吧。

当然，全剧在宋庆龄心理变化的推进、姐妹之间的关系、某些情节的设置与转化等方面还可以更为深入和细致，但是，《宋家姐妹》无疑具有成为北京京剧院保留剧目的潜质。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可以经过不断地轮演、不断地改进，从而最终被“改”成一部经典。毕竟，“孤标傲世惟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本就是国粹所应具有的风范与气度。



京剧《宋家姐妹》剧照

### 中央民族乐团

####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10周年庆祝音乐会

### 艺术·看法

#### 词作家张和平：创作不能急功近利

我写的很多歌，都是因为了解歌中所描述的事件和事物。我当了5年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所以能写出政协之歌《我们》；我在北京市紫禁城影业公司干了多年，对电影很熟悉，所以能写出《你》……创作不能与生活脱离，浮躁、急功近利不可能有真情实感，更不可能唤起一个时代人们的情感。

——据《北京日报》

#### 词作家王平久：现在的红歌表达一种感谢

我觉得本质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没有当初的“苦大仇深”，表现最真实的东西和阶级性。现在多是歌颂祖国一片美好形象，不像以前表达的是一种渴望、一种价值。如果说以前的红歌表达的是一种愿望，那么现在表达的就是一种感谢。

——据《广州日报》

#### 剧作家邹静之：我是以票友的精神来编剧

什么是票友精神？一是从骨子里喜欢，二是不以博名利为目的。我热爱写作，一天不写就觉得缺点什么。就像活着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理需要，我乐此不疲，从中享乐。

——据《北京日报》

#### 学者钱理群：高质量的阅读是最好的教育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阅读教育正在受到动画艺术和网络游戏的挑战。不可否认动画艺术和网络游戏在开发孩子智力、开拓视野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其商业性的批量生产必然带来的精神深度和个性化的匮乏，如果一味沉迷其中，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对此，无论家长和教师都不能采取禁止、围堵的办法，而只能积极地引导，用有趣味的高质量阅读来吸引孩子，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手段。

——据《中华读书报》

（张婷整理）